

南

渡

錄

南渡錄卷之三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科都給事中

臣李璣奏

九月丙戌賜原任提兵松松謚武莊

松與郭純同戰死

撫寧侯朱國弼請先上太子二王謚次及死難諸

臣命禮部議奏

禮部以太子薨問未確姑緩之

靖南侯黃得功趙揚州興平伯高傑以兵聚儀真太僕少

卿鄭元吉和解之乃罷

初督輔可法慮傑跋扈故置得功儀真陰為牽掣勢逼

傑銳復開鄭、請可法將家眷寄揚城、得功謂督撫駐節
地、非諸鎮宜居、發牌爭止、次日率快騎數百由揚城往
高郵、迎其宗弟黃蘄、初不脩傑也、傑副將胡茂顏馳報
瓜州、謂得功圖傑、倉卒發兵、邀得功於揚、得功素驍
悍、持刀騎馬、決死力戰、傑兵嬰其刃者皆碎、遂挫退、時
傑又同日出奇師、乘虛搗儀真、得功兵頗傷、遂西相紛
拏、元吉急趨調和、督監監臣九德亦先後至、喻以大義
乃解、元吉言古來大將保全功名、必以恭順為本、淮蔡
之勲、膽落溫造、昭義之討、行讓李回、今朝廷新立、綱紀

未尊、恐從此相沿恭順日替、遂至輕朝廷而隳綱紀、則臣罪更大、因乞罷不允

改新陞南瑞道副使王則昇管職方司郎中事

閣臣士英意也

丁亥督餉可法請進兵恢復詔以北使方行大兵組渡未使命許酌行

營奉先殿

鑄弘光錢

授考選博士行人推知等官蔣鳴玉等為科道部屬等官

初卽院考選拔科則莊元辰吳遠林冲霄鄭瑜湯來賀
擬道則蔣鳴玉游有倫胡時亨吳春枝王宸大沈宸奎
梁應奇王化澄吏卽則趙進美吳鑄礼卽則李曰池秦鏞
刑卽則左光明魯近選及命下則鳴玉應奇自道拔科瑜
自科改道鏞自卽拔道元宸來賀宸大又自科道卽卽
鑄改吏為禮光明自刑卽卽同知先是鳴玉曰池來賀
皆為閭臣士吳所薦曰池來賀向人言若不屑者及考
選左都劉宗周言諫官不由執政欲獨卽鳴玉掌科正
宸宰道示盼婉辭乃得道識者已知士吳必改矣元辰

滿送不亦直在孤冷
無援是見其品

鑄寔大以部院字科字道同卿抑光明以兄光先抑

戊子命議纂史官搜羅群籍從閣臣弘圖請也

陞大理寺丞詹昶恤本寺左少卿

改環名御史詹昶選等外衙門用

爾選于先帝除立言幾廷杖閣救削籍至是以孤冷

無援賜中格

命原任御史王應丰七也華候選撫缺科熊德湯候卿寺

缺用

崇禎時應丰九華刑德陽降後九華仕北復為御史

復原任薊遼總督趙光祚給事中章允儒劉廷佐鄧英傳
劉佑黃侶傑御史王績燦李石說李曰輔吏部主事吳羽
文王三重等官

先是太僕少卿元吉言薊遼舊督趙光祚趙名唐時
之衝受事破口之後賊領烏合身先被剗竟與悞國督
師駢首西市迄今文武賈賤皆為抱冤至是戶科都熊
維典亦言臣傾讀王永吉疏謂吳三桂黎玉田屢請撤
寧內陟守關禦寇恨庸人謀國以失地為嫌遂及大變
然不知光祚在職方時出關核察即疏言守入城足疲

中國而快虜謀豈意不幸言而中也疏奏與允儒等俱
復元官允儒等以言詞犀利以杖斃羽文等以忠戾
已且工部科左李維樞疏陳民勞吏獎命飭行

維樞言民有七害吏有三反長吏貪殘酷罰重耗拋荒
虛糧貼丁貼累馬元農民奔命疲苦賄賂牽受人命株
連訟師為衿構蒙吞噬衙役需索市棍攸漁勢豪逼批
遊客抽盤此七害也散蠲本朝廷之德而宣布稽野預徵
預額上有虛名下鮮寔惠是為恩反鄉勇本守土之資
而畧緣無法報名供應後為康文難任保障是為令反

此時家裏真快自內
別如其可乎

事例本推宜之術、而奉行不善、僉報素封、祇飽私家、未
了公事、是為例反、今欲安民、必先察吏、察○小吏、○和○如○察
大吏、監司者守令之表、撫按者監司之主、也、臣聞諸長
老言、隆萬初年、上官俱微行郊野、訪問疾苦、吏知畏法、
民無過情、迨來養尊處優、簿書期會、故事而已、安所得
麗奸剔弊、以振揚風紀、請初行各撫按、少損威重、留心
地方

署刑部朱之臣再據六等請命絞罪以上提問流罪以下
撫按究報

計大逆凌遲處死五條絞六條流二條徙二條工科充
亭雜稅言從逆一案經侍郎臣朱之臣議嚴且盡矣然
逆之一字未可驟施導賊略地攻城是逆則偷生非逆
受賊賄秋要津是逆則戮形非逆受賊半職一官是逆
則受辱非逆若乃管河管閘有職掌而無封疆候選候
考有空名而無寔職所居異寔所受同過平反出入之
謂何夫國家所慎者刑必令其無寃臣子所惜者名
名必令其可受是逆則不道之誅反之彼籍首稱臣人
面黷心者何所逃罪若其非逆則止有應得之名以考

功法定之今概題之曰從逆譬之流離自全之婦與夫
節同稱豈不寬哉祈別是逆非逆為兩案毋使一念含
生與十惡不原者同名獲隨時是其言

革蘇松巡按御史周一歲來陽知縣姚源集職為民仍命
追一歲贓銀萬兩孫泰贓銀六千兩解充公費

皆明審所定不由部訊

陞福建提學副使郭之奇詹事府正詹事

之奇以庶吉士散館為礼部轉提學至是因按臣陸清
源薦忽批轉詹事閣臣解所擬也

琉球入貢

湖廣巡撫何騰蛟疏陳天象命中飭內外

騰蛟請數學崇禎末以巡撫入楚與鄧撫王揚基內監
何志孔御史黃澍談及時事騰蛟附耳云賊已入晉熙
分度且前星易位帝星照南諸人敬勝久之兩月後米
賈至是疏言近來禁微垣中光芒若隱若見占者云臣
工不和帝危疑不安天市垣居臨艮位乃金陵分野
座中帝星時隱時顯明而微弱主太子有憂疑不決之
念願皇上仰承天意酌寬展之宜妙鼓舞之術舉朝

大小諸臣和衷體國挽回天意

偏沅巡撫李純德奏獲偽官旨允獻俘

命張成福以都督僉事充山東河北總兵官

庚寅追削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官

以加派殃民也

命故官子孫陳乞謚廕通政司不許封進果有德業抑義

當表揚者禮部察請

命刑部究問蔡愚戾又命錦衣衛及五城御史嚴逐原任

尚寶丞黃正賓等

當時諸君子生此病
者多矣

朱統鉞糾集諸款多誣捏唯云以檄蕪湖招議借題恭
內臣張彝憲以去又云廣集生徒小試問薦則不盡枉
也時臣更科都章正宸河南道喬可聘言於左都劉宗
周曰然不純宗周愕然問故正宸曰言有餘而行不足
宗周默然

命者右布政一項

旨云右布政清塵無事徒分火耗於尤非王言休也

永昌府鄉紳張啟辦等擒斬偽官復來昌等府縣

聞賊獲將軍耶昇以兵徇山東一時偽署府州縣皆至

會聞賊敗於吳三桂所在起義求昌則張鳳翔顧光祖
濮州羅志儒昌含警求平宋祖乙及各紳弁生民會監
軍職方凌嗣淮鎮副將王國棟凡擒偽府尹一人臨清
濮州東平偽州牧三人聊城東阿堂邑陽谷聊城博平
在平范縣平陰偽令九人又爲防禦同知推官各一人
劉澤清以聞皆命殺之

并邦命撰起居注

起陞原任淮安僉事劉若金通政司叅議

壬辰留用例推戶科陸朗

朗居家留都、以例推留用、入赴其重賄、內臣得之、若史
部尚書徐石麒所云奉左督餉、故飲西湖、則崇禎間語
也、石麒疏朗通內、被留、朗亦疏詆石麒巧濫贓款、謂不
可寬斧鉞、且升及文科、都牽正宸、以正宸書朗名於字
示石麒、故外遷也、卒得留、先是江陰知縣李令哲未入
都、有晏弟主內臣田成家、不告令哲、託為求吏部、致成
公言於朝廷、稱蔽門生、又有中城兵馬朱揚先、以寺臣
郭維經荐得與考選、後託內臣孫元德為求御史、故石
麒以此詆朗

予公弘基伯孔昭一子錦衣千戶

以迎 聖母旁也

癸巳早湖廣巡按黃澍職

澍、撫楚賊私狼籍故糾閭士、兵以益其貪及為原任
錦衣衛劉僑糾下院者議左都劉宗周疑僑疏附會欲
殺澍御史喬可聘稔知澍貪邪與史科都章正宸密言
於宗周乃議行撫臣何騰蛟查勘往批革職去士吳脩
陳也

陞御史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太僕寺少卿予憲傳管差

如故

以定策功也

大學士姜曰廣乞休乞之命行人護送予驛賜銀幣俱從優

曰廣入閹爭內傳爭厥術俱錄之有朕裁守尤嶢然不泮為劉澤清朱統鉶誣遂以此去

贈故祭酒陳仁錫庶府正詹事諡文莊

命脩先帝實錄并纂脩玉牒

閣臣弘圖疏言先帝在祚十七年邇厥威美指不勝

屈今長安永泰起名曰壯章奏編類亦遭塵穢 陛下
憐恤方深採輯卹救羗難見聞正可投管南董滿楮還
圖其各為災祥人物節孝義烈等通行巡按提學官分
採郡縣彙送到部毋濫毋徇至科臣羅萬象陳子龍馬
嘉植或奉假或奉差可令兼行採訪事竣還朝各付史
館元揭傒斯云有問學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
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為主本朝定錄間有微詞遂
未後議方孝孺死節最烈書其叩頭乞生劉翺純孝古
其失養兒若此者今宜倍慎先之

甲午左都御史鄧宗師乞休光之命馳驛回籍給養恩
典

宗周臨行疏言五事一曰修聖政無近歡娛忽遠敬國
家之不幸有逆寇之變繼以北狄陛下奮起而服聲靈
所播稍足褫敵人之膽而緩其狂逞若需我以數月之
暇矣惜未聞所謂桑土綢繆也乃者紛々制作一似不
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伎令稍々陳
矣內監充矣迺金吾赫奕殿曉駢闐矣諛夫昌矣言路
阨矣官常亂矣有一於此皆為聖政累則至今日疆場

日促國勢日卑中原之役所恃者督師一孤未卜將相
和而士豫附也則上流之布置又何其如此所謂親近
娛而忽遠敵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 陛
下正位南國中外臣子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 陛下
初推恩於近侍則左右因而來推再推恩於大臣則闕
部可以兼柄三推恩于熟薦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
於武弁則封爵視同兒戲于是表裡呼應動有藐視朝
廷之心因而彼此雄長積為犯上無等之習恐漸此礼樂
征伐不自天子出矣此所謂衰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

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臣聞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
不容也自古而然所賴清高補救之而國是從此出至
後有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使人主眩于是非名實
莫知所從勢不得不去君子而用小人釀國以空虛之
禍如先帝末造可鑒也而今也反為一二元惡大慙
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徇國者並有餘戮按
厥所由未止以一人染用起無限風波挑激動引三朝
誤悞及于聖世總是身家為重君父為輕身自樹党而
坐以黨又懸坐以非党之黨此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

也一日然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臣聞三代有通之長
皆有仁義禮樂維持天下而刑罰不與自申韓有刑名
之說秦用之以亡先帝之世其禍益驗而殺機則首
中于溫腹仁殺機一動殺逆日開遂至怨毒滿天下而
不可救也近如俞史之謀不經批問遽科罪名未科罪
名先事追賊無乃傷於急切乎假令異日有為好善之
地方借成德以媚權臣又孰辨之又近如職方戎政之
奸與道路有禁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嚴衛之鼓
何為徒令人主虧損至德而傷三代之治體此所謂急

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國邦本無以外蒙釀內憂臣聞
養兵所以衛民王後世遂無病民今且禍中人國如毒
藥猛獸之不可近不見前者淮揚告變乎曾未幾時而
萬黃二鎮又叛治兵相殺剝民故鎮各三萬竊兵不用
以殺賊而自相屠毒又曰賈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
日遣一使何為者今即使諸鎮並為忠貞永為藩輔可
令天下之勢安於磐石而臣猶慮以十三萬不殺賊之
兵討十三萬不殺賊之餽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為裁
抑惟有加派橫征盡一二蒼生乳虎之有司以天下鉅

之已矣此所謂積外憂而釀內憂也

戶科吳适請申明 祖制以蔽論歸言官報聞

· 适言頃中興求舊一陸姜曰廢於揆席一遷劉宗周于
憲署典舊蒙臣張慎言同被特簡曾日月幾何三臣忽
先後去揆厥所自皆因含沙為毒耳身非言遺還一言
搢大臣進退則捷輻風熾而正直氣衰臣恐廷臣中有
如三人者漸且惡盟豫鶴即啓事未列訪臣有如三人
者益復錮夢林泉去者日多來者日寡誰與共圖天下
事繼自今請申明 祖制以議論歸言官毋使謬說高

張英孔聽瞻則大臣益想於職矣

例將御史黃耳鼎江西南瑞道僉事尋以疏訐家臣徐石
鼎等命以原官留用

耳鼎奉差按察以聞熾不敢逃故例將逆疏攻石鼎及
掌道喬可聘又劾在籍尚書鄭三俊大學士吳甦等內
批留鼎仍補原官御史

命黃斌卿移駐九江郭鴻遠移駐鎮江黃蜚移駐燕米
命巡按御史凌駟便宜聯絡北直河南鄉紳義士
丙中以王之綱為都督同知充河南提兵

皆丁酉叙江北文武多年戰功加馬士英少傅仍兼太子
太師進廷推殿大學士康熙九德陞一級各與庶錦衣衛指
揮僉事世襲叅將功別良佐各加官衛一級庶一子入監
加史可洪少師仍兼太子太師趙其杰兵部侍郎張國維
加太子太保庶子錦衣衛千戶其餘文武內臣加陞還職
有差

戶科倪嘉慶請開屯田限撫標先行

疏言虜寇兩強腹邊皆削兵少不可制敵餉少不足養
兵興餉皆務其多而民無可加奈何改之與國府有

衛縣有所一衛一所之屯即以養一衛一所之兵郡縣
租稅不與焉故民力寬今屯縣法曰弛其田故在近如孫
傳庭撫秦力清屯田養兵數萬屢奏捷功不費司農半
錢法無他奇按屯田一分即索精壯一軍其田無軍有
軍而精壯即設其田為餉募一兵焉故兵食交足而民
不疲其始不無怨謠而後平安焉况兵發之餘原隍彌
望力行墾種所養彌多若督撫各具金城方畧兵餉可
無憂矣屯田既行則練郡縣民兵城守練衛所屯兵力
戰無患寡弱矣若建威銷萌握奇制勝標兵誠不可少

然攷之於昔督標兵不過五千需餉不過十萬撫標兵
三千餉不過五六萬司農以苦不及支今每設一督撫
請兵三五萬餉數十萬罄民之力不能給也諸臣身任
封疆志存報雪決無責朝廷以難從之事預藏該部即
竭力從之而人窮盜起瓦解土崩諸臣又何以善後况
督撫連帥數省撫臣統馭一方皆其節制之衆何慮無
兵即戰守不充則武練民兵或藉民兵何不可者請自
今已往仍以五千三千為額然後聯絡諸鎮以自強力
請屯田以自贍可也

戊戌謫原任禮部尚書董其昌文敏左副都御史孫瑋清
忠

謫舊輔臣孫承宗文忠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忠節賜祠額
忠烈

戊寅高陽失陷承宗閤門死善繼亦死

陞行人司副姚孫樾尚書司丞

己亥命戶部等衙門會議生計以國用匱乏故也

工部科都李清吉先帝時何嘗不因奴寇急餉然猶
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欲以一隅贖天下有餘此必不得

之數也蓋疆宇雖縮地不縮費沿江沿淮之兵不殊
九邊且昔者宮殿有脩繕而無營建今則百堵皆興矣
儀衛器具疊制矣無縮反有盈勢必取給江南肯宋以
花石綱擾攘江南安致方臘一揭竿而此呼彼應如蠅
毛起今日前車也近徵督之役又且四布有司畏譴愈
重勢必窮拘民命責難賦於咄嗟若以一人完數項不
取盈不止計小戶忙逃耳逃則責代於糧長而大戶亦
置反裹皮盡可為刃喻矧今各鎮自為守土計彼此援
引增設兵馬需求器械曾不顧今日司徒乃已縮之賦

非彌增之賦也各監局郡為御計彼此執例增索錢糧
本邑曾不顧今日司空俱積緩之賦無餘之賦也數
者交急之南安支民有必死耳如其不甘死也以我為
驅以民為魚者又以何地為淵叢可怖然恨矣祈勅各
部察現可徵錢糧通行會算以入定出徐俟轉輸疏奏
命會議時正項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七百
五十餘萬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

戶科吳遠疏陳憂勤節愛四款命之

命行人洪維翰催督錢糧

庚子攝原任右都御史沈子木恭靖工部尚書沈傑
敏

禮科都沈胤培疏請其祖興父也

陞右通政王潔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
處

加原任淮督路振飛右副都御史

補原任錦衣衛指揮使劉僑管西司房于之吳管御道徐
同貞等各僉書

准年文綬以原官充提兵鎮守荊州

命靖南侯孫傳功移駐廬州以防桐皖與廣昌伯劉良佐
合營進恢復黃汝興平伯俞傑移駐徐泗進恢復聞歸

追補建文死節諸臣贈謚立廟京師春秋祭祀

文臣文學博士方孝孺贈太師謚文正兵部尚書鐵鉉
禮部尚書陳迪刑部恭昭俱贈太保鉉謚忠襄迪謚忠
烈昭謚剛烈翰林院纂脩衡府紀善周是脩贈詹事府
正詹事謚貞毅御史大夫練子寧景清俱贈太保加御
史子寧謚忠貞清謚忠烈禮部侍郎黃觀贈太子太保
謚文貞戶部侍郎卓敬贈太子太保尚書謚忠貞副都

御史茅大芳贈太子太保都御史謚忠清大理寺少卿
明開贈刑部尚書謚忠烈翰林院脩撰王替英贈礼部
侍郎譚文忠刑科黃鉞贈太常卿謚忠獻御史高翔曾
鳳韶俱贈太僕卿翔謚忠慈鳳韶謚忠毅浙江按察使
王良贈副都御史謚忠毅蘇州府知府姚善贈太僕卿
沛縣知縣顏伯璋贈太僕少卿俱謚忠惠伯璋子有為
贈翰林院侍詔謚孝節濟陽縣教諭王省贈礼部員外
謚貞烈谷府長史劉理贈大理寺少卿謚剛節金川門守
卒龔翔贈翰林侍詔謚安節武臣魏國公徐輝祖贈太

師謚忠貞都指揮瞿能贈平陽伯謚襄烈朱鑑贈含山伯謚壯烈燕山衛卒儲福贈指揮侯謚忠義此皆錫之者外侯泰齊泰俱贈太保侯泰謚忠貞齊泰謚卽愍張泰昂郭任盧迥邊昇胡子昭全有聲俱贈太子太保尚書昂謚卽愍任清毅迥貞達昇果敏子昭介忠有聲翌愍陳信善贈太子太保都御史謚忠卽周璿贈都御史謚肅愍林右贈礼部尚書謚貞穆連樞贈正唐謚剛烈王民陳忠俱贈禮部右侍郎民謚文節忠文忠鄒理贈大理寺卿謚貞忠黃子澄原廣質廖昇俱贈礼部尚書子澄

原質俱謚節愍昇文節龔泰陳繼之韓永慕福戴義程
本俱贈太常卿泰謚端果繼之莊景永莊介福節愍泰
毅直本忠介魏冕甘霖王彬王度謝昇丁志方林英林
嘉猷陳彥回俱贈太僕卿冕謚毅直霖與志方貞定彬
忠莊度襄愍昇貞勃英毅節嘉猷彥回俱穆愍諱翌巨
敬契士信徐子植俱贈光祿卿翌謚貞愍敬毅直子信
莊愍子植貞雄高魏贈太常少卿謚忠毅周繼瑜鄭恕
張彥方向朴鄭華俱贈太僕卿少繼瑜謚莊節恕惠節
彥方莊愍朴惠莊華貞莊宋徽光祿少卿謚直愍唐子

清黃謙俱贈工部員外子清諡義節謙果義陳思賢贈
禮部郎中諡貞敏高誠贈大理少卿諡果忠俞逢辰石
撰程迥俱贈翰林院檢討諡貞直以上俱文臣俞通淵
贈偁國公諡襄烈揚嵩贈霍丘伯諡壯忠謝貴贈英山
伯諡勇忠彭二贈舒城伯諡武壯馬宣贈全椒伯諡貞
壯宋忠贈壽昌伯諡壯忠孫泰贈象山伯諡勇忠莊得
贈分水伯諡勇忠張皂旌贈淳安伯諡英烈俞瑱贈東
陽伯諡異忠宋瑄贈西寧侯諡果節瑄西寧侯晟嫡子
以應襲故贈張倫贈保昌伯諡貞勇崇剛贈德清伯諡

壯愍以上俱武臣婦女六人方孝孺妻鄭氏贈夫人諡
忠愍黃觀妻翁氏贈夫人諡貞懿曹鳳韶妻李氏贈淑
人諡貞烈五以忠貞贈夫人儲福妻范氏贈淑人諡孝節胡閨女郡姑諡
孝貞文臣有贈無諡八人黃魁尚書方孝友俞貞永俱
翰林院待詔黃彥清錢芹俱光祿少卿黃希范楊任葉
憲從俱太常少卿武臣有贈無諡十三人廖鏞德慶侯
鏞德慶侯永靖孫以應襲故贈彭聚禹楚智俱左都督
滕小馬王盧振俱都督同知廖銘錦衣衛都指揮倪諒
楊本周拱元曹濬龍能子俱都指揮餘死者遁者咸列

名附祭尋從工科都李清言奪故大學士胡廣諡又議
都御史陳瑛醜屬或於此案太濫宜稍殺清曰若自我
輩手定當少為貴耳既與復奪可施之諸忠耶且此案
聲動已久與其新心寧溫遂止

壬寅改清浦知縣陳熾中書舍人

熾嘗遇帝於風塵自疏請內轉允之尋又請考選不
允

陞史料都章正宸大理寺左寺丞

正宸屢忤時故遷之寔遠之也正宸為人潔廉禮科都

沈胤培嘗言正宸不獨怒時可畏即笑時亦可畏後北
兵入紹興正宸為僧去

御史游有倫疏陳和衷俞之

言今國家遭變正同舟遇風時也故必人人從君國起
見事為朝廷究心殿廷之上進言者平心而談止求
其事之有濟毋傷於過激能規者虛己以受當亮其意
之無他勿疑於沽名察案之間害則相成無嫌於黨同
過則相諍何妨於伐異大臣攝休容之量庶尹分股肱
之勞文臣一心於廊廟勿怡堂以坐哺武士協力於疆

場勿尾大而生驕事有可為則任其乘時以赴不必功
自我成人果可用則聽其破格以取不必思自己出冠
何以殲虜何以退兵何以克己失之疆土何以復恢未
離之人心何以收拾定心而善合謀而算大與小和而
帥濟見一心之雅文典武和而內外有一體之維舉天
下事直如一家事於以雪恥除寇斷可必矣時司禮監
見訪新御史疏急索揭往例有閣揭無監揭也幸前輩
臺陳執不與乃止

淮王允誠以後府右都督充兵府署提兵官吳學禮以原

官充前鋒署提兵官馬進忠駐鎮荊州

浙江提兵王之仁請清寨衛軍團練以資戰守允之

癸卯命閩兵苗鎮京口從蘇松巡撫祁彪佳言也

福建巡按御史陸清源奏閩粵寇橫得旨會勦

畿輔旱

工科都李濟請條別裹以固金陵命督撫饒行

命給河南巡撫趙其杰餉銀十五萬為養兵屯田之本

甲辰追贈臨開國名臣及正德疎臣天啓慘死諸臣各有

差從工科都李濟言也

開國十四人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諡襄忠免贈御史中丞車溫贈太保諡莊敬兵刑二部尚書太子太保唐鐸贈太子太保諡敬安翰林院學士承旨唐嗣蔡酒劉憲左春坊大學士解縉俱贈禮部左侍郎同諡文憲黃福恭介諡端文毅太子正字杜芳良贈翰林院編修諡敬松訓導葉居昇贈御史諡忠愍東莞伯何真贈侯諡恭肅閩安文憲孫炎忠愍胡深襄凱王愷莊愍許瓌忠愍五人皆已贈者正德十四人御史蔣欽忠烈主事陸震忠定何遵忠烈劉牧孝毅行人王陽忠介李紹賢忠端俞

廷珪忠愍詹寅忠愍李翰臣忠毅唐執忠潔劉平甫忠
賢評事林公輔忠愍給事中周璽忠愍京衛指揮張英
忠壯天啓九人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忠毅蘇松巡撫周
趙元忠忠給事中周朝瑞御史周需建李應昇俱忠毅
黃尊素忠愍袁化忠愍主事黃燦忠貞顧大章裕敏等
諸臣皆已贈者時我政阮大鍼等用事城揚左如仇尊
素子宗義已抵京將為父請臨見事勢不可決計岫卒
請既所列慘死一案原以正德與天啓並列故當事者
不疑一槩此九雖光斗等後人亦自謂意外也

原缺

諡忠節兵部郎中成德大理寺卿諡忠毅兵部主事金
瑛太僕寺卿諡忠節大同巡撫衛景瑗兵部尚書諡忠
毅宣府巡撫朱之湧右都御史諡忠壯武臣六人贈新
樂侯劉文炳太師恒國公諡忠壯忠安伯張慶臻太師
安忠侯諡忠武襄城伯李國桢太子太師襄城侯諡貞
武駒馬都尉翠永興師諡貞愍左督都劉文耀太保諡
壯果三閩總兵周遇吉太保諡忠武內臣二人總督京
營王承恩諡忠愍原任司禮監李鳳翔諡恭壯又贈長
洲縣生員許琰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燮中書舍

人又贈成德母張氏劉理妻馬氏妻李氏俱安人金絃
母章氏汪偉妻耿氏俱恭人馬世奇妻朱氏李氏陳良
瑛妻時氏俱聽人周遇吉妻劉氏夫人一俸致祭惟文
炳叔都督繼祖母同焚與絃庶母王氏弟餘皆隨章氏
入井以不知道賄內臣自有明二百餘年無謫者得之
自承恩與鳳翔然承恩從先帝繼破例非濫恩翔
雖城破自刎依嘉靖贈雲奇例可也

命紳衿與蔣氏較田多寡一俸當差從刑科劾嘯鳳言也
鳴玉後降北為山東僉事

命散右中允楊廷麟所募兵

廷麟聞北都募募兵勅玉以朱統領誣詆罷之

命都督杜弼城提督池太地方

丙午定皇考恭皇帝陵曰熙陵

陞大理寺丞宗敕一巡政起平賊南吏部郎中張獻廷大理寺丞

鼎廷後仕北為吏部郎中敕一後降北仍為御史

准張拱日襲封隆平侯

加吏部郎中蕭士瑋太常寺卿

命豫督下貳趙另用楚撫仰蟄起并撫湖北

丁未命儿采原任庶吉士史可程在寓候察議

可程督輔可法兼南嶠後子蔚青弟可遵與鄭文韓大
忠六人皆被殺

命諸撫楊鶴范鎮趙其杰等俱速赴任糧餉戶部即給

吏科右熊汝霖言 皇上御宇四閱月用過幾何人去

過幾何人何鎮之封爵崇崇何官之薦黜宜叙黃白充
庭青紫塞路竟打成一片富貴世界宛似六朝佳麗樓
見于今噫詎謂寇虐今日竟忘情南下哉問唐有謬書以

不募 先帝不討逆賊為辭使役果西入而我諸鎮無
一旅同異日何以藉口且即不敢作此遠想而齊豫近
壤何不從此時以收拾各處擒賊之人即迎倡之人搃
之視賊聲勢為順逆人心忠義已無半點全恃我兵力
足以制之方肯回面內向而督標下亦必得勁兵若干
足自當一面然後可以提呼鎮將而無虞尾大兼獲臂
仗若曰鎮將之兵即督撫之兵不過美言可市耳試看
今日鎮將誰肯為督撫下方所以今日推一督明日推
一撫只是討兵討餉進、吾行去已無及則何不就各

處兵餉通盤打集衆多益窘忍痛一刻不猶愈于養之
而潰乎東撫來鎮至今徘徊所以楚豫之督為表承故
乃割端楚撫何意五省之督為荆嘗設使遠駐偏沅河
為重慶之破蜀中已無完土上流控扼全在荆襄而督
在都何不令其速行撫鎮在楚何從聽其盡守廷昌遵
義滇黔是處數：倘入黔滇且中斷黔撫受命數月而
叱馭何尚未聞沿江諸戍派而未更黃鉞卿且以病告
矣兩鎮相殺雖日調停然啓釁何人是非宜白豈有一
味含糊街惡火凡此大計諸臣曾定：國維舌若夫朝

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振武
悉廢廷推而四品監司竟迫唐端之席追贖定罪無煩
司寇之章雖廉斷無私亦群情共諒况乎蹊往疊出誦
詠繁興一人未用使目滿朝為党一官外遷輒告當市
為可殺無賴赤棍既得官呈身應募以為殺人之
噐矢者環伺待發逐客之令時開翻之憐未已堂怡
燕在穴開龍蛇半壁江山幾堪耽悞臣願皇上力學
勤政寡欲清心崇節儉以裕軍需勵憂勤而鼓朝氣而
諸臣因以吐出肝腸共畜匡復必不使中興改玉之日

猶有數天不共之仇則一切聲色貨利竿舌戈矛搃銷
歸于臥薪嘗膽之內可矣時汝霖將以差行故痛切言之
耳越數日戶科陸朗邀汝霖飲適疏抄至朗初語擊
節梅索及致主一官外還二語相視默然聞者笑之

戊申命督臣王永昌馳赴山東同撫臣王燮王藻料理戰
守事宜

追撫寧侯朱鼎爵係國公添註中府掌府事

初國弼祖水交中貴戚屬夷冒封係國公王是國弼又
藉已定策得之人故其世冒

加陞楊振宗一級廕一子世錦衣百戶

旨云功在定策

命興平伯高傑赴徐州

加陳遠侯常延齡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

副擬授吏部以江皖

江宗禎時擬科旨改部以言事削籍今上立典賜環

有言原擬非定授者改吏部以至是因補司平職蓋疑

其與朱彭年比之加卑疏也後降北為淮揚道

已酉陞禮科左張希夏火科都給事中

起降原任兵部侍郎張學淵添註左侍郎

鳳翔先任工部尚書坐累下獄後起降用後降北仍為
侍郎

命奉先殿立主致祭

禮科都沈胤培言殿非大廟止宜設位以一后配一帝
從之

禮部主事張采跪陳四款俞之

采言 先帝朝吏兵二部懸價賣官文臣取價民間武
臣取價卒伍安得不驅人作賊無已則兼用保舉換授

未幾保舉復有常例適為貪人開一孔無已則復祖
宗時科分法未幾積復分有常例又為貪人開一孔無
已則委任中官而害尤益甚向者賤儒貪尚有內外
節制中官恃其與援熱心極意莫可誰何故先帝騎
蹕屢撤無已則設嚴衛而害尤不可言蓋小人惟財是
視初猶探訪既則姦究乘間通賄造端遂使大獄奇冤
上與下側目不一二年貪人生心各交通顧衛聽其說
事過錢至于與國俱盡又止先帝日夜懲貪而貪愈
熾者孔子謂刑政則民免而無恥德禮則格皇上正

位中興固當事。歸文今幸保舉永絕積分本行中官
偶逆旋從諫正。獨仰厥衛則是臣交章不充夫在廷賢
者既無侯若輩爾求若小人襲昔年故智陰與交通則
徒為增一金仗且皇上是在廷而屈之厥衛在朝廷
古起家猶不免勉勵以致皇上之疑厥衛皆市井無
賴而歛其仰佞宸衷矯在廷數十年結習豈有幾幸
臣以為權之所在則利隨之而重權吳如用人天下人
之僥倖用心寔視用人者為進退誠獎恬抑兢端乃鑑
衡則天下從風況乎輦轂餘三款多可採

以早命侍省

庚戌開事例佐工

除舊納中書三司府首領州縣佐貳寔授選授光祿正
丞監事鴻臚序班各雜職外二十四為却院司務五府
都吏一千兩為翰林院待詔府判二千一百兩為提舉
一千四百兩為運司三百兩以廩生乙榜准貢皆新例

四

辛亥革浙江巡撫黃鳴俊安撫御史左光先職光先仍追
贈提問降巡按御史任天成調外

先是許都攻東陽知縣姚孫崇啓門迎鳴後天成欲糾
之光先以同里解說及閣臣士英存阮大猷為光先疏
侵心恨至是以賄庇貪令卒職提問鳴後天成亦坐累
時光先屢提不至或云已越趙左良王軍中

革原任吏部侍郎呂大器職擢太常寺少卿李沾都察院
堂上官

沾言大器懷執異心阻撓定策故也上寃仁即位後
從不逾咎異議一日閣臣士英及立潞王事上曰王
朕叔父立其分取時禮科都沈胤培曾以此詢亦如之

吏科都章正宸正宸曰當 光廟在青宮時則以 光廟為國本當 光廟與 素教二廟皆絕時則又以福第為國本若謂海可趨福猶謂福可趨 光廟也于國本安居人皆是其言

命南歸河北五山東秦晉各紳文臣赴吏部武臣赴兵部酌用從替補可法請也

笑投虛島提兵官解守武昌

命禮部發單公議訪應謫者毋得濫拘

左尚寶司丞李之椿往浙立值趙光祿寺錢糧

命察原任左都御史宗即所劾莖員

除魏瑄李桓等外又及傅景星蘇京向北皆在差而歸
為黃耳鼎代辨者左都李沾議及此案掌道御史喬可
聘力辭言前提憲提糾原未相商已愧失職今象其辭
任擬謝前人所為是愧且負也終不敢與附于是始議
昭雪

命從逆臣不得朦朧

先是劉澤清疏薦從逆黃國琦施恩儀等已奉命旨至
是御史胡時亨言國琦寔授偽文科其同鄉白容令朱

議渡所言風儀受傷初印管仗儀造言不可用亡國之
體願必千金代造此同卿臣張永所言若借題受職則
羞朝廷而辱班序不可疏奏渾清怒詆時亨議渡等國
時卒用時亨不能爭也

命徐舉朕授謁室回籍

命副將以下皆騎馬

時營衛各官橫行金角高與閣咽道逢有中軍不避提
督者至是職方王朝昇請禁之有非社當陽之坐鎮而
葬口于身不跨鞍無諸葛武之帷籌而效糧其輪車羽

廟宇語越數日復如故

壬子命刑部提問年職御文獻淵

楚蕭中尉朱成滋承士吳愈言其毀制辱宗廟穢狼藉

也楚撫何騰蛟疏寬跡言謝入朝不知何誕生許多事

端詞亦微矣

起袖葛寅此太僕寺卿

水德清歸安等潛白勦折

原任店事雷躍龍自阮琦罪命下法司究擬

躍龍以國變南歸

命追原任福建巡撫朱一馮賊銀

一馮富而不鎮臣高傑先言其侵占沙田積賊數至多至是又以扶胥渡江占命江南北無臣嚴追子若孫不免拷禁矣凡沒銀七萬沙田九千未幾一馮憤懣死御史沈宸荃疏職守兵餉之宜命即覆行

言 皇上御極以來寇盜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沓稱常儀文興作粉飾太平不知疆場孔棘國任遼恩恬為家計了不恤國事阽危黨邪醜正善訐惡五當張大而退縮使伏以壞封疆之貽倪望榮利而強汎便是回面

賊庭之囑矢仗非 皇上痛心憤志切齒君親之大恨
常膳卧薪與忘事之臣鄰刻之經度表飯不得灑山陵
何以錦衣王食民庶半淪于腥穢何以廣陵深宮西北風
塵尚有雨却稅駕于此不為綢繆固守何處可作龜茲
尚有高城府不問疆圉計恩仇不顧國之仇恥者哉今
之大計無過戰守兵餉數者獻蹠西蜀荆襄之兵無能
輕出處向東者江淮之兵未能即移且器甲脩乎儲積
裕乎將有李郭宗岳其人乎則戰未可遽言且先言守
耳一遏上游川蜀之衝宜居重江陵北陰夷陵陸遜之

抱溪一絕水唐秦晉之下宜凡封陞武戍守大河西因
兩魏抱守之規模北備宋抱遼之成迹以為第一重藩
籬更不復已則做宋之南渡自襄樊迄斯黃徹楚蜀山
陽以為第二重門戶庶南都少可安枕矣至兵以不任
戰之充數何如寡之精以百當千各府州縣近各練之
御勇可以固用江楚並不北上則運軍有餘閒江北有
北上班軍今亦不北上做工宜練以寔伍所云戰不足
以守或勝者也若倘難言之現入六百餘萬而淮泗四
鎮二督二撫江一督一撫三鎮京師營兵據江守臨浦

口京口各鎮歲餉墮下淮徐哉即以民資兒弱女有司
刻削剝剝亦未能足昔我高皇帝得金陵時令康茂
才充營田使開屯養兵今屯政宜酌舉也各鎮興利宜
領之縣官以利所入減餉所出若皇上服御王作間
或可止可減可緩為兵民兩裕地所云以節儉倡也

癸丑命曹州道袁樞沂州道郭正中三日赴任如遼李寬
時北兵向山東正中留京師日具條呈樞以任子陞監
亦復謀留部東平伯劉澤清言唐已至沂州正中懇長
安何為若樞扣枕游墅閱奉先帝旨察議奏今四部

公然監司以公然題名云游墅之間不墮封疆已賊
已賣北衣何當又賣南衣疏奏憚當國之故勒限赴任
然竟不遵也

禮科都沈胤培奏 恭皇帝尊廟未成宜奉位宮中小殿
以 皇妣孝誠太后配二先后俱附姑享從之

甲寅命奉差戶科左羅禹泰回奏以疏止臣佐銀錢頗解
不前也

後回奏到罰俸一年

命值豫撫趙其杰按陝游夫到任

應孟津監生王錦王無党世錦衣衛指揮

皆輔臣鐸子弟以從駕渡河應

改總兵李成棟鎮徐州李世春鎮泗州賀胤昌中軍都督
僉事充總兵鎮揚州

下從逆梁兆陽于法司

賊故輔周延儒駐紮三島而

吏部尚書徐石麟乞休允之仍予馳驛給車馬恩例

石麟以外轉科臣陸誦為所糾然時隋日已換欲另用
一番人矣迨乞休初石麟糾劾役內臣反予告聞臣知

內臣帳之役皆甚峻上曰家臣猶家子也當以優禮
遣耳遂得溫告板北兵抵嘉興石麟作遺書以却完毀
卜身存亡決以自縊二僕韓敏李成亦隨縊
命禁諸臣拜宴會專理各衙門諸務

十月乙卯陞尚寶司卿錢元愍太僕寺少卿

廐山臣李國輔弟任錦衣衛千戶

以缺為提兵官鎮守福建等處

丙辰起補右通政叅政擢添設兵部右侍郎

後降北為右通政

陞尚書司丞李之椿為卿

戶部侍郎管錢法何玢既陳鼓鑄事允行

錢式以一錢為準作銀一厘廣收銅多鼓鑄用工精以
絕私鑄廣收上區嚴禁盜本之格則錢自精以支納稅
糧責成米戶舊錢重八分以上者准三文抵新錢一文
七分以下者每為銅交官始時給價行仗低小者沒其
資本則錢自行俱得命旨

戊子保國公朱國弼請賜券增祿仍世襲公爵俱不允

陞太常寺卿李湛都察院左都御史

沾初意止此列院吏部尚書徐石麟難之至是奉旨起
陞雖云功在定策亦糾呂大器故也

命甘州道袁振赴豫撫越其杰軍前酌用

命吏部分別酌用燕爽璠檄維垣等從禮部尚書錢謙益
言也

謙益言中興令主世當屯難皆側身恐懼若元帝初鎮
東江頗以酒廢事王導以初言引酌廢遂絕有司奏太
極殿地絳帳帝命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將拜貴人有司
請市在敕帝以煩費不允史稱帝恭儉有餘雄武不足

然小心祇畏再光晉祚伏望取法至堂：天朝不能報
天地不共之仇而假靈厲夷藉手胡虜賊果殄滅其恥
滋甚况虜逆闕掖燕哭我梓宮修我陵廟收我臣僚豈
其草面而草心懷我好音其殆祖問以覲我也是故三
事之官六典不可不修舉恐其易我也四海之內八音
不可不遏審恐其奪我也將作之工不可不惜恐其汰我
也一命令之出無伴反唇相譏一政事之行務使喘指
相戒我前席為外懼而又借其覲以自強此所謂戰於
廟堂者則豈則云臣觀三十年来文臣出鎮竟奏盾

功者不取信之後馬士英一人耳言賁幹濟則云有吳
顏時達之臣如蔡奕琛馮元凱祁達吉何謙等言雪冤
滯一段則云先帝欽定逆案一時振筆諸臣未免輕重
有心故出故入今既以賁等無據用阮大鍼若虞廷陞
以京營建祠不盡題摘削職者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者
虞大復以哭奠左光斗戮致重譴者吳孔嘉以報父仇
牽連周昌無他罪以特諭依條定案者末又中前一段
則云奕琛曾以復社發端抗疏攻臣天下多事果有嫌
陳固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况臣本無仇于奕琛乎

視見門戶諸臣植堯營私斷送君父何忍私其政智且
他日獨不忍見先帝于地下乎逆案之故入者阮大鹹當
周建宗及逆閹時逆勢其議安有引人攻閹而身反贊
導者賈祖春家居時碩大章被逮過新鄉趙泰餞送泣
別已法司定案一阮解死者之奴僇生者于囹圄而反
坐罪案不亦冤乎他如馬銓以申救繆昌期周宗建被
逐去相位而不免于入屠壯麗虜陷戮輔投井死節呂
純如與董應舉及臣等以經濟相期許應舉每言其本
聲泪俱下片瓦而不得出記崇禎初年欽案定臣待放

國門發傳言房可杜過臣相與嘆息慎言慨然曰吾三人他日常事宜共理此案彈指十六年言猶在耳豈附會于今日哉諒蓋走于門戶乃以門戶攻門戶又以門戶爲非門戶人皆哂之

配原任登萊巡撫鄒

撫有清鄒先帝時以失城逮獄因闕送入京適尋自投法司故配

刑部請宥原任吏部郎中吳昌時雖不允

旨言其貪穢素著故不得援恩詔概豁止裁五分之一

而已

興平伯孫_祥馬_際逆死武_懷不允

懷以癸未進士為閩逆徐州防禦使張示招誘書自為
實成為承逆逆辭也

以武職冒濫命安撫察送後服試錄

已未省原任兵部尚書_魏_邦以原官提督河北山西河
南地方便宜行事

房_爵北令家眷入京月度河南疏言集義擒偽收復多
城朝議人行已用之且月給其家米五石工科左李_組

樞密結秀謂胃失地寸斬莫贖當逆賊入宮青衣候點
雖時司官劉養貞哭罵結秀謂某曰曹初某曰提防某
曰曹初某處宜堵結秀哀如充耳造此烈禍固已難施
面目矣及賊被虜困鼠竄狼奔走間求活意中豈復有
朝廷哉今賊臣未誅反先登用若法紀何況賊踪乍退
虜騎方張豈有河北殘軀為結秀收復者結秀昔列中
樞大權在手不免展一籌以圖吾國乃今風鶴逃散之
餘魂即建熊罷當道之偉略人之能吾則慙慙若此
有是理乎燕吳相去二千里而遙黃河以北郵閭絕絕

縉芳之從賊不從賊誰剖明其心事集義勇復城池果
誰見之而誰聞之夫國家所以厲世磨鈍誠仕懲未者
名器而已勅書關防何物而為賊臣頒給則辱在王靈
兵部科總督何官而令賊臣竄處則玷在樞要文武使
宜何事而委賊臣專行則恥在官常吏兵劄付何器而
假賊臣填名則污在符後臣慮天下豪傑之士聞之解
體更恐烈皇帝在天之靈亦有恫乎不忍聞者乞收
回成命無為所欺報聞後北兵入南都縉芳復降為布
政

起補編修御史張孫振四川道掌河南印

孫振按晉以干請不遂糾學士袁廷威又與撫臣吳姓相攻為姓糾逮成至是起補署銓侍郎張捷意也

准文選司郎中王重回籍以原任南吏部郎中劉恩裔代先是吏部尚書顧錫時署銓開單坐缺批送司重鑒不從以手書與亦不答錫時怒跪糾之咸謂曲在錫時吏糾却章正宸疏留重然猶密語人曰吾不敢必有請耳至是言于尚書徐石麒謂重門多招搖重遂請退

大學士高弘圖四疏乞休允之命行人護送予驛賜銀幣

弘圖入閣時持論侃侃如阻內遷及內侍諸事皆有大
臣風弘圖去矣始專政時事日非矣

庚申黃河只決命部議築塞

命原任大同知府蔡屏周以四品服俸添註職方司郎中
又復原任應天府通判徐樹藩官皆侍郎阮大鍼所荐也
大鍼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官嘗語礼科都沈胤培
曰國家何患無財即如撫按糾荐一事非賄免即賄求
半飽私案耳但今納銀若干于官應糾者免糾欲荐者
予荐推而廣之公帑充矣其謬妄如此屏周援王期昇

外樹藩以助銀若干建堡故條之

壬戌該原任禮部侍郎張邦允文忠

邦紀輔臣弘國房師也

廣掌錦衣衛事馮可宗一子世本指揮

癸亥贈大學士孔貞遜少保證文忠庶一子尚寶司丞與
密葬

初署禮部管給宴以文恪文恭請不為有既無類德亦
無表見等語至是給寧恩改文忠貞運為相醇謹無他
長前無謚為忠

命再訊紫微郎周璉

璉叔原任御史維持弟原任知縣璉疏言臣家門不幸
突出周璉因與鍾有隙私刻燕中紀事及國變錄等書
自捏勸進表下江南策破坐于鍾從淮上達南中致臣
家城邑不能洗此從逆之名且璉于 皇上登極時首
倡異議芳園拒戴是鍾罪止一身璉罪在社稷疏奏命
并訊

甲子加湖廣巡撫何騰蛟兵部右侍郎撫全省

陞四川右叅議王鼎鎮尚寶司少卿

以五代並可云無恥

鼎鎮崇禎時以御史例轉

命提從逆楊觀光等保國公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禮部尚書錢謙益吏部左侍郎張捷兵部右侍郎阮大鍼所糾也

時從逆一案、雖經屢訊、然止欲攻門戶者、從逆者雖里居之方允昌、繫獄之梁兆陽、眾矢交謗、亦不甚深求也。至是又合攻觀光等、而于原任庶吉士張象玉、則曰荐劉宗周、黃道周于逆、聞令其收人望、以集群黨、蓋以阻宗周、道周也。於史可程、則曰係閭閻子弟、友于素篤、公然

從賊下于理蓋以此逆可法也後家王起兵廣東與北
師抗遇害

庶內臣馮進朝等子侄一人世錦衣千戶

謂劾勞軍中屢經大捷也

命附祭死難內臣王之心等予庶有差

國變後王之心然因元自經高時明自焚方正化罵賊
死餘皆被刑者

工科都李濟請建孝康興獻二帝于專廟又請祀孝廟為
不祧之主命下部議

既言臣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若祖功則高廟與成廟
當之矣若宗德則舍孝廟何屬今親弘治十八年間凡
恤民瘼抑進侍寬諫臣且與劉大夏藏珊瑚日浴魚水
歡者君臣何異父子親盡而桃非并有德桃之也若我
皇上即今世宗而恭帝即今獻帝當時張孚敬桂萼
等供力持才欺然皆公別立廟謂祀太廟則有桃期而
祀別廟則無桃期也今者專廟之廷議定本此夫以世
宗獻皇沒通乎桃矣何如俟太廟告成後奉遷專廟與
恭皇同祀則仗異日得長享血食以慰孝孚慈孫心者

諒亦世廟所欣然於在天也且不獨獻皇可合祀即孝
康亦可合祀何也均一追尊耳疏下卻議竟寢

鳳陽地震

丙寅命內臣孫元德往浙聞值內庫及戶工二部一應錢
糧

元德初以造梟皮紙至浙宴甚及得是差恐喝官民不
及期無所獲不寐後北兵至於以索付潘中軍置江東
江東將士藉之金放高三尺許滿實大珠將士十三往
逐皆盈囊去中軍司房乾沒者不與

起陞工部主事辦之以尚寶司丞

之麟夙以特議與登氣左故容志

起復原任戶科戴英原官補兵科給事中

英以舊輔薛國觀門生例將容災不誣至是因薦復原

官非諫言賜環始此

加考功同郎中梁朝明太常寺少卿依舊管事

命內臣田成往杭州選擇淑女

京師兩進淑女皆不稱太后意乃命成出杭即稱女

畢嫁一方慰然矣

丁卯雪被糾御史魏琯等

從黃耳鼎言也

免辦數炭

工科都李清以國用太侈言於閣謂此項宜裁閣臣鍾
曰可裁否士英曰裁之易耳次日批免相臣之格足有
為若此計省價凡一千七百兩

戊辰命楚鎮左良玉兵以鹽代餉從閣臣馬士英言也

每百斤定價一兩五錢己良玉疏言不便有今者三軍
方切防勦若幫鹽糊口何時方完鹽既不為粟兵須轉

而為商等訟跪奏士英不悅時良玉與士英已隱相矣

加總督五永敵一品牛服色

隆仗臣體也後以倖行解免

贈太僕寺少卿劉時俊兵部右侍郎庶子

以先朝勦水蘭功

以卜從善駐兵湖廣戎政提督營

己巳命議貽淮侯李祖述及朱元臣陞卿鴻臚從兵科左
工之晉言也

時訪勲臣持議每以文臣不死難為請及之晉疏出保
國公朱國弼等始惡狼狽補糾元臣勲衛卿鴻錦衣衛
指揮皆以京師陷同祖述而竄

命戶部左侍郎何徽兼工部左侍郎以便鼓鑄

予鎮遠侯顧聲遠等祭典贈廕有差命立祠祭京師

聲遠等十五人惟成國公朱純臣先被戮餘皆因闕為

北兵敗乃興舊輔陳演等俱見殺至是禮臣迫於訪勲

臣舉以殉國例諒旨下工科都李清玄聲遠或禁或移

半濟賊亦非殉也彼同時文臣中如大學士方岳貢丘

瑜等何嘗不以持禁死而褒譏相半祠祭猶懸既無死
生之殊亦無後先之別獨何有文武之異無已將疏內
十五臣附祀旌忠祠不必另志以蓄民膏至仁也以節
國用至儉也以偷生與就死者別而又以慷慨赴義與
斯沛陽身者別至明也一舉而三善備矣部覆如議

鳳陽地再震

庚午御史陳潛夫請撤定縣間鎮河南命該撫酌議
國子監生蔣佑聖吳瑞昌各進歷朝實錄

加文選郎中劉應賓太常寺照舊管事

再贈故工部尚書沈繼价太子太傅河南按察司司錫蕃
太常寺卿庶一子入監

以為蕭泉指締造 恭皇帝臨府旁也

吏科都張希夏請嚴計處訪臣不得濫薦從之

旨末又云如省完陷者該部則列緣繇奏請識者知俾
門未塞也

加王遵坦左府都督食事充登萊總兵官

辛未再贈楊師孔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一贈再贈皆以子文魁故

革原任禮部郎中周仲建職法司提問刑科梁應奇所糾
也

仲建與故輔周延儒密書呼輔為叔疏指為義父乾兒
者過也

命又可程在寓候議

聞臣馬士吳代請也

初禮部嚴行各城精選淑女

士申戶科吳遵請復日詣午朝制命候旨行

癸酉命丁魁楚以原官提督兩廣

魁楚負罪起若驅忽改觀地人以為錢神有靈

子進士謝于宣余戒半造蓋庶子

于宣太僕少卿三察子以閹逆刑死

命工部移會興平伯高傑諭李必忠勿留官硯

時工部買到官硯已經傑批放其麾下李必忠由之故

命傑諭放諭賢於旨矣

兵部侍郎阮叔弼陳水陸兼防事宜命申飭行

疏以湖口為賊自京口東犯之西路高寶馬為虜偏青

徐覲組揚之東路以和州為虜關白歸汝賴壽諭淮趙

定遠滁州之中路西路之營以黃斌卿為前茅堵湖口
黃蜚為中掇趙荻港皖口鄭鴻逵為後勁駐蕪采孫臣
洲駐江口為援米路之營鴻逵堵瓜儀蜚趙龍津斌卿
駐蕪采孫臣亦駐江口中路之營裴統水師于江九針
魚嘴為前茅鴻逵自京口趙大勝閘和尚港斌卿自九
江下無湖為左右翼孫江則駐江口為中掇至上海要
害建德接壤九江彭蠡而陳家橋為中於此守之則池
太安和門接壤杭州浮梁而三通嶺為樞路於此守之
則徽寧安神京肩背可以無虞矣

陞編脩陞于鼎為左庶子掌左春坊左諭德和四撥為右
庶子掌右春坊編脩趙士春為大中元簡討張居為南
李景濂為右中允

于鼎後陞北邊任編脩心撥為光祿少卿

賈楊承恩承德承忠各百戶一

余門楊氏所請不知何功

復宣廟吳賢妃尊號上謚曰孝翼溫忠淑慎慈仁匡天錫
聖皇太后謚曰文獻皇太子文奎曰恭愍復皇弟元燧吳
王謚曰懿王謚懿元燧徐王改謚哀簡曰哀諸公王

明馬皆役舊號追封皇少子文王原王諡懷

初方孝孺等既誅祀部主事張采言於二科都李清曰
君不念忠宗弟君子乎封爵未復諡號猶懸如普於諸
臣而新於吾君之弟君子猶缺典也清乃疏言皇上
紹統以忠廟與代廟並尊且有加諡又有追復典祀明
條矣然就此兩朝中有明未盡明有條未盡條尚在母
子兄弟間者一為景泰之廢太后睿正統十四年代廟
即位尊生母吳賢妃考以上太后今代廟稱宗矣汪后亦加尊
為帝之生母而既新尊嚴且并削原號可乎則何以慰

代廟止孝之心以為明條孰略于廢太后之仍舊者
夫廢而復之者正也一為建文之故太子察建文元年
立子文全為皇太子嗣後革除事與所革者年號耳原
未革及帝號則亦未革及皇太子孫今惠廟祔宗矣馬
后補謚矣為帝與后之元子而雖故號不錫新謚可乎
則何以惠惠廟止慈之心以為明條孰略于故皇太
子之無謚者夫無而補之者正也一為建文不以罪降
之親王與不以謚綱之皇次子察建文元年封弟允熲
吳王允熲衡王允熾徐王又察建文三年載少子父主

出未幾三王皆降封止廢元趙元熙為庶人改元熙為
凱字王又開文主于大山矣今忠廟之號謚謚且孝康
與孝康后亦復為皇帝而或降郡王或夷庶人又為皇
少子而不錫王封可乎則何以慰忠廟手足毛裡之愛
或曰孝康有四女其可死者為江都王都南平王主而
其一無孜然皆貶稱郡主是可立復否曰帝子與帝姬
一也何記殊別以為明備孰缺畧於諸王公之或貶或
罷者大貶而復之罷而貶封之者正也乞立賜命允下
却議沒於吳賢妃應復號又應加謚則昭諸生母周太

后以下例。于皇太子文奎應加諡。則始悼恭哀冲訪太
子例。于允熲允熒應茂號。亦應加諡。則始啟寧王允熲
諡哀簡例。于皇少子文奎應加王爵。且于諡。則始恭
諸王以下例。以此詔告海內。曰興礼明條。是真明條矣。
然則建文時之呂太后與景泰時之懷獻太子。今既為
世子者。遂可不議乎。一則應殉而不殉。猶與少子居孝
康陵。則有無諡可也。一則不應立而立。至欲黜憲皇以
自私。則始立終貶可也。即復從之。

今左春坊蘇胤文以原官兼兵科監高傑軍西討

命諸臣不係從逆外餘皆斟酌未減從督臣也耶海言也
可法言 先帝以克彝^之君慘殉社稷倘在北始應從死
豈在南新匪人臣即如臣可法謬與南樞臣同官士英
四任總督未聞悉東南之患疾趨北援即鎮臣高傑劉
澤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
乃以聖明繼統遂並臣子重辜不惟介類未加抑且恩
榮疊被獨于諸臣在北者毛舉而概絕之豈散秩閹曹
其責反重于南樞督哉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著
者數人重處示儆若偽命未誅身被刑拷者皆當置勿

問又如管屯管河諸臣請避賊南來不係受任封疆掌
握兵馬者皆當予以寬典即督撫大吏亦當權其所處
時勢以為罪案重輕其餘賸避北方徘徊後至者皆准
戴罪封職赴任軍前因才酌用至于東兵助戰義重漫
仇諸臣委曲相從尤當原其心事提之應罪者罪無為
報怨之借題應寬者寬無令人心之解體使天下晚無
知君臣大義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而聖
明宥過不但在南者始寬即在北者亦始寬必有全身
忍節之人為雪恥除寇之計寬以死而報以死或亦情

張栻一以爲然

理所必至也疏奏允之

中戊內侍陞吏部侍郎張栻爲吏部尚書

間臣士英意在戎政尚書張國維惟侍郎阮大鍼意在
捷以國維爲言官時糾爲皆異詞也內侍忽出士英撫
牀驚悸自此意怫大鍼矣先是捷言先帝未巡諸臣
之心皆懷渾同之域自造蕞爾坦蕩之逸橫生荆棘有
用精神不矢之奉公殉職而托之結党行私兼人才办
不策之任事圖功而併之覆同推異積威所故使人不
知有朝廷直路所歸使人不知法紀文武遷是格任意

把持封疆功罪之微全憑顛倒以科場為壟斷功令蕩
然以文墨為糾連應吁過也於是奉命官污吏之所漁
獵豪紳悍士之所阻遏債帥騎兵之所淫據聽而聚其
毒于民人心既去國運隨之而禍且及先帝今日救
時急者非盡反前此所為不可聞部大僚至須潛慮和
衷盡破方際舉從前此案定讞者分別雪之或錄之抑
之其不寃者確宜繫仍之即目前從賊之案污偽最著
者殺人辟之果逆無赦者若干人未戡之從此與諸臣
約腐爛蒿蕪盡情放下自強作用兵寔講求然提秉鈞

仇綱及張孫振鴻大
不

後所、亦不踐取也

係舉宗室來總錄自請換京職授行人

仇綱自比劉向說已摘奸功不在定策下又欲授先

帝時朱露例往授格拒見方晒之

遣工科石梁應奇催趨而廣貨程

乙亥都督同知李誠鉅請取三朝典宣付史館以昭信史

救問

誠鉅考定皇太后任也疏荐原任礼部尚書來繼祚兵

部右侍郎謝啓光右庶子余煌編脩吳孔嘉乞加環

言要典亦始此煌紹興人後北兵渡錢塘煌自縊死
起陞順德副使張叔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等
處

初文書房內員侍今推張和遂因老部不可入見閣臣
以來員右士竟點用士侍起假北也秉貞凌降北為礼
部郎中

丙子內侍改授職方司主事張選賦為御史巡按浙江
除授不自銓部題差不必提憲閣臣士英所為欲布腹
心以藉路工也或曰選賦隨內任取上傳耳選賦既得

昔凡浙紳謁賀、銀幣悉納足跡、未離閤門、篋篋燦然矣。
誅王商

王商借名王重德、偽為定王王境、守陵內臣谷恩珍詰
知為偽、以聞、戮之

安遠侯柳祚昌疏計、詞臣徐汧等不允

祚昌疏言、皇上中興應運、姦臣陰懷兩端、問誰朝衣
冠、謁見他藩于京口驛前、而惘然擁戴者、詞臣徐汧也
汧自恃求林渠魁、復社護法、狼狽相待、則有護社之究
張采華允誠、至貪至橫之舉人楊廷樞、為大先聲、則有

極陰極狂之監生傾巢。皇上定鼎金陵而彼且安然。
為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祈哀大半分地。
盜賊是何等語。乞大奮乾斷立逮徐汧。早去舉人楊廷
樞監生傾巢先行提問其餘從黨容臣次第指叅恭請
斧鉞。跪奏命已之。

御史沈宸荃疏存禮部尚書黃道周詞臣舛同升曷世振
徐汧吳偉輩等者馬上左值。

命五城御史毀錦衣衛緝逐罪廢諸臣。沿京鑽營者從戶
科吳道言也。時罪廢諸臣投刺白日亦終無緝者。

命於和光元年上辛日行合祀禮

先是禮臣願錫時以合祀請已奉旨至侍郎管紹寧署
篆又題合祀票擬者將不憶也太常少卿沈胤培疏言
聖祖合祀之禮宜遵者四漢儒董仲舒曰郊嘗以正月
上辛日所以先百神而居最前 皇上改元肇祀禮行
於郊而百神受職以泰壇昭事之精誠聳萬國尊親之
志氣宜遵者一因別建子冬至國丘適當畝歲不妨迎
陽敷天我朝備夏正不無地先天祭之始今用歲首開
泰之辰行大報天地之禮孔順孔時宜遵者二世宗道

詔原有郊祀等礼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之文故稱
廟時輔臣獻議曰歲一舉合祀奉一祖以並配遵太
祖更定之制祗世宗未安之情盖分祀者一時改轍而
合祀者我朝通行宜遵者三南都自合祀後北郊逆廢
今依所稱地壇非地壇也更定方澤功難成而濶舉分
祀于合祀之所非所以為礼宜遵者四况乎大壇近拱
宸居遙適股肱臣知聖祖在天之靈必有憑依不舍
者仰祈需發德音仍遵合祀覆從之

命戶部發贖罪銀半於省直從問臣士英請也

原缺

不遠因此生變也大典募兵時允銀如數後吝不與故

兵怨於光先而有此詒非光先倡

御史張聯瑞疏糾錢元愆文德翼錢旃入言毛羽健不宜
復官溫體仁不宜奪職俱下部議

陞兵部左侍郎詔學龍為刑部尚書改禮部右侍郎陳璽
為吏部右侍郎

加寧南侯左良玉太子太傅

己卯升巡按湖廣陳丹衷為長沙知府

丹衷與閣臣士吳容為在獄周饒致書幣求解未達被

繹故例轉先是文科右熊維典疏糾丹衷謂先帝時
原儀募兵西粵時改莖員何故久滯而揚：安撫名寔
何擬丹衷無以辨也

准錦衣旗校補足二十名

命復張懋卿尚書營侍郎事仍庶子

庚辰復卒職御史何倫例轉御史黃耳鼎俱原官

准添註京都

辛巳改西宮為興寧宮

壬午戶科吳遠疏糾總督取啓啓已故兵部尚書馮元凱

不問

疏言啓露撫秦數載時賜尚方乃養寇超超愆事日壞
先帝赫然震怒初令陳賊仍復巧立勅農名色徭往
然灰今問所墾闢者何邑之阡陌所安集者何鄉之鴻
鴈所賑終方兩河之土寨有幾所激動者一邑之人心
何若公論不容遂飾病固即令收拾豫土現奉嚴諭
為啓睿者不半騎星超招集土者亦當勉效戎行少恭
本議計不出此愚思引疾中州何地今日何時可令其
誦官盡銳巧卸危疆而勿問哉倘驢臣尤而效之即無

臣越其杰正當借賴毫為窟穴按臣陳潛夫終可以刻
上為逍遙誰復為陛下任驅馳者若已故拒臣馮元
魁身肩殊簡時晉中樞提事會攝寸籌莫展昨見却疏
徇其陳議予祭英是使悞國之臣死生皆可淨志何怪
啟濟之踵轍祈將丁啓啓立正典刑以為人臣負國者
戒仍勅部日後卿與勿得濫利

命內臣孫呈請仍為提監同登系巡撫王深星赴任從
東平伯劉澤清言也

呈請以分監南竄間臣知國等欲罪之呈請免劉澤清

疏荐請用為登萊提監閩爭不貽然深卒不行呈請仍
召回其校計也

調曹友義管黃河水師全聲^聲^以豫楚援助勦各提兵官

免行刑

予楚殉難諸臣祭墓有差仍准自行建祠

楚府長史徐學顏長沙推官秦道憲知嘉縣王良鑑鍾
祥肅漢蒲圻曾執均洲^洲承熙衛陽張鵬翼興都留守
徐壽崇武昌通判李疏吳經厯任文熙皆死楚者秦府
長史長尚綱高維監軍副使喬遷高皆死秦者

予原任保定巡撫兵部右侍郎徐標等祭並贈撫有差
標與郎中徐有聲給事顧弦彭瑄御史俞志虞副使朱
廷煥俱祭葬贈底皆死國者也四川死事有知瀘州蘇
瓊妻舒氏吏目趙皆升河南死事有鄉紳簡討馬剛中
南陽知府丘懋素左鎮監軍主事余晉山西狼道蘭剛
中逢中死虜有土事劉大年南科張焜芳河間兵備
趙規俱贈祭葬又有主事成德父文柱德妻蕭氏章氏
妹李白文柱贈如子官婦女附祀旌表

定江北討賊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衛營額兵

一萬五千餘俘城有差

戶科吳遠言當今虜寇巨測中外並額自來豫江淮以
及荆楚黔蜀處用兵人需餉而餉何在前此有加
派可言今無可加矣前此有內帑可請今無可請矣前
此猶以全盛之幅員供一隅之輓稅今獨以一偏之正供
命四應之經費矣點全無術而奈何期臣以為今日兵
非不足患選練無方與營伍不實耳請陛下速勅各
督撫鎮就見在兵丁定加抽練而尤信當對同甘苦乃
能臂指相使緩急相應夫蓋人知戰是處可守何用彼

著沽市兒挂名軍伍以虛名耗寔餉乎非減兵也減去其挂籍無用之徒釐去其虛伍冒報之弊則兵不必增而用自足矣却覆從之

癸未起劉光斗補廣道御史

原以大家不誣實

起升原任史科都劉安行通政司叅議劉若金俱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安行提督兩直浙江沿海間壁屯田市舶魚鹽等稅兼理海防畢發若金提督閩廣沿海間壁屯田市舶橋稅

珠池兼理海防軍務未幾復差二內監共職同且設數
監司各舉所知充之

命九城破自死及病死仇殺不得借名求卹

甲申淮南勅巡撫林一桂回籍

升先祿少卿張作揖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

御史張聯振既論吳牲鄭三俊和彪往不聽

彪往撫三吳時與諸紳相見色若不屬張投書投不悅

孫振之糾人疑投意也投居鄉孝友尤自礪明旨亦許

其清軌及為冢宰追怨東刺骨且以詆勲臣及士英大

錢為已一城批升悉聽縣指公諒尤之

十一月乙酉贈原任戶部侍郎在祖誨尚書廕一子

命改折各樹門上供錢糧以定內帑

免議蓋王

原任杭州推官黃端伯疏其不法故也端伯亦免究和

事而已

命御史差委暫行掣籤法事平仍舊

時御史李營美差左都李沾若于情面以掣籤疎非體

也

當時就謂事平仍
舊法其後遂謂為
不利於書字

丙戌廕己故兵部侍郎董先宏一子

起升原任刑部右侍郎蔡爽琛吏部左侍郎

爽琛先生閔稅擬戍、有旨禁錮終身、永不得用、至是特
起少宰、會推之日、戶科吳逆言於朝曰、今日乃家臣獨
推耳、言官任画題、不敢恭啟、何名會推耶、同官感其言
皆托故不赴、科臣到者、惟戶部署印陸朗一人

行海也

省原任文華殿中書顧大成

時糾其從逆納銀九十、免

子故詞臣沈懋學謚文節焦竑謚文端

兩人皆與元懋學以阻江陵奪情竑竊以科場註誤論
皆淪落不竟其狀

丁亥東寧伯焦夢熊疏荐原任浙撫熊喬謂着遇缺即用
命陳麟署提兵官管理江督標下水師

戊午陞鳳陽副使張如憲大僕寺少卿

以與閣臣士英共事也

准鄧文克襲封定遠侯

贈少詹閻仲飯礼部右侍郎不准廢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明末諸臣以馬阮輩
皆妖孽也而阮等不
遂何幸余感

桂王薨

京師早命禮臣錢謙益等請雨於天祀壇

以西花園殿為慈禧殿

命黃澍回籍候勘

先澍疏請楚餉有怨各兵索餉南下震驚人民等語已
扶左良玉自重矣至是因糾馬士英見怨故提問良玉
陰唆却將羣群欲下南京索欠餉保救澍江督素健咸
為截留江漕十萬石廣餉十三萬給之且疏代澍申理
以鎮臣憚其任勞言士英不得已批免逮乃已澍留良

王軍中竟不歸說者謂士英之修陳澍之抗提皆非也
時繼成既以累疏與帝啓隙而條陳及題用道府等官
俱置不覆鄭鴻達五千人既留京口任威以陳麟加鎮
銜代鴻達料理水師鄧林奇加鎮銜料理陸師俱寢閣
既大鉞索六千金始給一署鎮劄必再索六千金始肯
給鈔印也此外白丁用重賂躡大帥者甚衆京師有職
亦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諑將士卒解體也

已丑恩陽力奏 皇陵災松柏皆枯

時恩陽里民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

尋間號泣不報乃率數十人持杖入惟一犬跟踉走識者以為不祥

升原任河南副使張知道太僕寺少卿

庚寅命淮上軸換楚豫督撫嚴備河北

防北兵過河也

命溫台王環等山三年起科

授曹國林牛寬王文學錦衣衛千戶

以獲從微者得之

予死事彭大炳奏贈忠建坊曰一門忠烈

彭遇鵬請之也已札部題厯以太濫不允

壬辰予死難內臣李鳳翔王承恩各世錦衣衛指揮僉事
勅慰德魯衛各藩

癸巳寧南侯左良玉奏華容石首戰捷

起升廣東右布政王驥太僕寺卿

甲午謚古王曰貞

升楊御蕃一級廕子錦衣首戶

追叙崇禎時擒李青山功謚請其未降執而俘獻也

乙未命遼王寓台州寧海

端門外火

其地即社壇門東與太廟門對

丙申予蒞督吳阿衡謹忠設祭基廡建祠從同鄉閭臣鐸請也

阿衡因牆子嶺失事致北直山東失陷七十餘處因死
置勿論可也誠應邀矣

定中宮禮冠價三萬常冠價一萬

時內臣需價三十萬責于戶工部及應天府催請甚急
工部令戶部言今何時耶金甌半缺民力已枯今天下

兵馬錢糧通盤打算缺額至二百二十五萬有奇戶部
見存庫銀止一十有零耳乞勅監臣加意節省疏奏乃
定議

大學士史可法請頒討賊詔書兼痛陳時事命之

疏言竊自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
夫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
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圖臨安蓋偏安者恢復
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遂能自立者也大廈之初然
敬泗泣紳士悲歌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騎餉誅文

恬式姑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虜必南窺。水
則廣調。虜舡陸則分布精銳。蓋河以北悉染腥羶。而我
河燕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
聞。及於閑陝。討賊之約不聞。達于虜庭。一似君父之仇。
置諸膜外。近見虜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
蹂我近境。是和議固斷難成也。一旦冠為虜併。必以
全力南侵。即使寇勢尚張。足以相拒。虜必轉與寇合。先
犯東南。宗社安危。決于此日。我即卑宮罪食。膏腴卧薪。
聚才智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而破釜沉舟。尚

恐無救以臣觀廟堂之作用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
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
廟堂之志不忤則行間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
竄之事漢光武不忘要蕪樊鄴之時臣願皇上為少
康光武不顧左右勢御之臣輒以唐肅宗高之說進也
憶前北使初傳人心駭異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
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
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高皇后則泪痕滿袖皇
天后土定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

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 先帝崩于此恭皇帝亦
崩于此此千古未有之仇也 先帝待臣以禮朕持以
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寡在南諸臣討
賊者寡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寡父兄被殺尚思
穴冑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倘可膜置以臣仰觀聖
德俯察人倫似有初而鮮終臣恐叛亂無期而偏安未
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募臣與四鎮仗忠藎精
銳直指秦閭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緣綸
之布痛切淋漓庶仗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

遭此大變。皇上承嗣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訪臣但有
罪當誅。定無功足錄。臣於登極訪輒將加恩一款。特為
刪除。不意頒發時。仍復開載。聞唐肖見此。亦頗笑之。今
恩外加恩。份々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于
斯為極。以是尤宜慎重。而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之猛
將。功兵有所激厲也。至兵行討賊。最若無糧。搜括既不
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切。全折。盡行催解。
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筆費。一切報罷。朝
夕之宴衍。左右之進獻。一切斷絕。即事閱典。禮部不容

廢者亦宜概從儉約。蓋賊一日不滅。虜一日不歸。即有
深宮曲閣。豈能晏處。即有玉食錦衣。豈能安享。此時一
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必吾皇判：在 先帝深仇。
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加以併于逆將。錄兵滅寇。
崇廟之一事。庶人心可死。天意可回矣。時原任左都剡
宗周謝既。有聖明堂心。除兇之不遑。而在臣子則日。
封祀。配底子。止卧。無容。必之不思。而在臣子則人。祥宗。
藥。慶。等。詰。問。方。愧。之。

御史將有俗說陳國計報問

疏言 皇上富有四海雖極天下之奉不為過然此非其時如祀服金玉珠翠器飾等項種；製辦歲計不下數十萬其所用者果甚 皇上所必需寧無可裁而有者乎夫 皇上躬行節儉內廷亦何嘗不仰體上意然如織造銀作銀工衣帽等局及御用上衣等監工價柴米蔬菜之類每月不下萬餘稍而計之已不可量又有冬衣靴料鹽席等費亦不下萬餘非特卽刻以開顧則奉明旨以提值且曰會典所載嗟乎歲入去其半矣民力膏其窮矣猶可執典制為辭乎望歲為清察毋輕徇

所請以有盡金錢供不經用度也至通計今日財賦用
之內者僅居十之三用之兵者不啻十之七間有糧本
解之他營而此鎮截留者間有積未入于太倉而營兵
據據方庚公頻呼戰守不問裕餉之道何術而可堅子
牧夫荷戈無力黃顏瘦骨負甲不勝是謂弱兵弱兵宜
汰也彩服錦衣翩健馬上妓童美女酣樂營中是謂奢
兵奢兵宜戒也市人遊觀間執警心驚潰逃年間金色
裘是謂怯兵怯兵宜去也紙上龍蛇按籍則有陣中桓
糾核數則無是謂虛兵虛兵宜清也乞嚴勅督撫鎮臣

那公亦曰仲人

一中餉或聞屯種足食或散老弱婦孺母以數百萬之餉為不戰不守之兵坐耗而虛糜之也

丁酉准蘇松巡撫祁彪佳回籍

彪佳撫吳甚得民心逆為朱統鉞張孫振所誣遂移疾去反紹興失守自往死

命督輔寇山東提兵立嘉

嘉鎮齊不行率旨催促乃攜家渡河又攜被逮原任保定提督侯恂同往督下海北發然後自以百騎回安東索餉撫臣田仰時因嘉手札有怨憤語畧致督輔可法

言其不執狀至是請入無院署擒下獄事聞命可法寃
奏斃獄中

戊戌加授兵部鴻遠官紙庶子世錦衣衛百戶

己亥贈原任大理寺卿陞世科右都御史庶一子

起和總祚原官置却尚書協理府事府

察處御史羅萬爵疏糾周鑾者法司究明

鑾推燕閑有煩言萬爵燕洲人言之甚詳燕以糾繆故

偏誠東林至謂己與阮大猷張孫振等有擁戴功人皆

晒之

庚子起原任南京吏科給事中應勳原官

部題原任工部主事徐葆初改授科員不允

葆初為人朴拙初以脩葺功奉旨允改授及題補科又

以部屬改授祇聞伴門報罷人謂不謁閣臣故也

升工科右李永茂部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湖等

處

時永茂愈不謂先期京愛與訪升平庭謁禮故附儀外

然因陞序提卷非也詔謂閣臣係以同鄉私之

准孫維城集封懷寧侯

其志一者傷身以科
得此輕以云所載

辛丑加戶部郎中沈起揚光祿寺少卿仍理餉務

廷楊俊在海中起義受擒不屈同事三百餘人歸斬於
蘇無一降者人比之田橫云

升大理左寺副王文企太僕寺丞

文企舊科臣崇禎時以言諍

加監軍道宋劾兵部郎中李猶龍俱太僕寺少卿

加刑部尚書解學龍一級廢于世錦衣千戶

追叙崇禎時江右捷功也

壬寅新任光祿寺卿許崇卿乞終養允之

鬱卿見時情不合故乞身去却覆仍昭折街給興詔命亦異數云

謚原任兵部尚書品純祿忠節終祭至

離祺里居允流賊難

原任禮部主事周之璵進玉牒

予故刑部尚書沈汝祭墓賜太子太保廕子

淮錦衣衛百戶張翕之入錦衣衛職

其後以僉事掌南鎮衛司張鳳翔子也

甲辰加考功郎中梁鳳明太常寺少卿

後與父雲構俱仕北齊爲吏部主事

陞詹事府正詹事勳禮部右侍郎仍管翰林院事沈延嘉
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劉同升右中允兼脩撰陳之遴左
中允兼編脩同劉正宗管理詔勅

贈原任山東巡按宋學朱大理寺卿廕子

濟南之陶學朱死無孀據故卹典至北始得時同死提
學翁鴻業子疏請又見版

乙巳命永禁撫按改陞有敢沒行者許科道糾劾忝職道
邊外永遠充軍

明旨自撰一律謂問臣解之稟非也且罪何至永戍
丁未命聚鳳翔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
浙直水陸軍務巡撫蘇松等處地方

鳳翔洩降北仍為侍郎

升浙江叅議盧若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
巡撫鳳陽等處地方

加副使耿延鍊太僕寺少卿監叅將汝寧州兵蘇楚昌入
川勦賊受督輔王愈熊調度

北兵陷宿遷尋以沒聞

兵至則逃去則梅渡積弊如是

予鄭軫底一子錦衣衛千戶

授黃魁世錦衣衛指揮僉事黃政黃芳各千戶以黃衛徵
旁

授李胤蘭錦衣衛百戶

河南承差以徵旁官

命內臣高起潛提督江北兵馬糧餉沿江水師

起潛先泛海至淮命入京陛見至是乃用

罷職方監軍

以多俸溫故也

己酉命九江提兵黃斌卿駐皖池兵用皖餉

斌卿鎮九江偵知左良王難州不肯久駐遂改

庚戌命都督譚趙鄧鎮守開封江難

命提閫廵撫何謙立祖德曾化龍及提河黃希憲

御史沈宸荃言今東豫西省所為提約經營為王永吉

張縉彥永吉先失機負罪先帝拔之為督軍如何效

死為報乃撫兵迎旬不能勤王救賊惟知一逃置之極

典騎駐縉彥先考選部后先帝屢拔為中樞亦宜如

何效死為報乃身居帷帳不能國城衛主親顏苟活加之寸磔非枉幸蒙 皇上軫念封疆寬恩優過則二人者 皇上白首重囚之人可不效曹劌孟明收功三敗哉奈何永吉親望逆逆徘徊淮海間未聞荷戈先請詰命焉勞乎昔日之罪無可追新功乎今日之功無可錄且何急於榮父母而緩於勤君上縉彥不聞一矢加遺狼狽鼠竄間與東按南未糾連義勇收拾河北之謂何豈一履衣冠貪生負國之心沒出死何以對 先帝生何以對 皇上與臣民也不同一齎貽謬萬年矣若薊

與昌平皆三輔也。承吉罪在難逃，何諫更多？一失地陷，諸陵之罪至京師失陷。先帝升遐，凡在守土皆宜屬兵秣馬，俟新君之後，仇乃賊庭未揚，先去為望。則來撫立祖德，河臣黃布憲何以自解？皆不得令文山頭望廷尉也。疏奏與不列名之登，撫曾化龍一并提問。

興平伯高傑請藉原任大學士周延儒恩，督朱大典翰林吳孔嘉家充餉，不允。

大典孔嘉皆饒於財，而孔嘉又以合時局議起高傑武人諸既皆聽線索於幕客，非其志也。

大學士馬士英請徵酒稅取餉命戶部議行

提兵杜知故所陳也官餉粟一斤納錢一文惟土酒半
文壘大小各照例派納：課後名糟坊為官店免雜差
違者依私鹽律究罪

辛亥起補原任御史曾個山東道

閔崇禎時逮削

起原任山東巡撫王國賓光祿寺卿

復原任刑科吳希哲原官補工科給事中

希哲先以察處

城金山圖山

京口監軍主事楊文聰請之

命連結從逆諸臣案以四議六等

工科都李清吉今方從逆一案做唐六等定罪矣然今
法與唐法異何也彼議于東京既後此議於北京未
平時也或從闕或從唐能令如違矣珣陳希烈輩皆既
足將賴大理對簿否然則如之何曰無假之筆耳夫子
之懲年亦執也豈能盡一時亂賊皆伏而視誅哉正緣
書秋書叛不貸于堯王三寸管而迄今由已久寒骨猶

新痛則此筆之風霜亦烈矣故臣願今日司三尺法者
吾頭可斷吾脫不可移堅持此筆而已若現在禁獄諸
臣惟有法可議耳夫一身仗鑽血有時枯而十年點毫
臭無時洗明有天日幽有鬼神故臣又願今日司三尺
法者無觀此筆亦無輕此筆上者辟中者戍下者配與
杖一以明允為功耳然則從閹長逆詰臣遂有死法無
生路矣一日鐵閹若欲鐵閹當為晉顧榮其陷身陳敏
惟日以函首送誰題逆賊陳敏之名為快於是與日車
合計誅敏而榮卒歸晉如是者無罪一日誤閹若欲誤

閻當為晉朱序其陷身符堅也從陣後大呼曰秦兵敗矣于是謝玄乘其挽亂以八百破百萬衆而序平歸晉如是者無罪至從虜諸臣又有別矣夫閻當而虜功若身竊異域心眷天朝則弭兵息民亦所以報也一為宋王維家忠是故刺史也因兵敗臣遽然卒以通好破任一為宋初宰是先以醫術補官者也因汴陷官於金然卒以諫南侵被殺夫如是死即生宥矣此臣又於六等外列為四議以為從閻從虜者各一始失身而終報國路也疏奏命如議遂結

壬子命蘇松督撫魏際瑞會同監臣孫元德清查東南錢糧

時監生陸佐家言東南正供錢糧多為吏胥侵蝕故也
人以為奉元德意

興平伯高傑疏薦吳玠鄭三俊金光宸姜棟熊問元金聲
沈正宗等報聞

監軍傅謙兼兵科街亂文因傑為言玠按豫賊秦郝由
去思及其撫晉勦賊著功防河無漏晉人尤德之有能
有為有守此所長也獨一生大病在記東林太真高子

已以君子較絕人以小人附已者雖盜跖亦指為伯夷
不附已者雖伯夷亦指為盜跖當壬午癸未時流賊盤
踞荆襄陛下奉賢師命遠迤一月平生氣概一朝都盡
先帝若誅以抗違誠不為枉得與一戍此至仁也既幸
遇先帝之仁則此時更不須追論陛下罪狀艱濟艱今
曷可無咎惟願陛下自今後遇事則從國家起見過人則
從人起見更勿以聲氣二字排陷把持則不負先
帝之恩矣三俊清心若水勿動如山但入骨之病亦認
東林太真加之秉性執拗偏聽成僻人曰某是東林則

信為腹心其非東林則疑如仇寇至貪姦萬狀之吳昌
時亦因聲氣二字破格技招識墨謂何若起掌問曹用
標清範三俊其可少哉金光宸經濟遜性孤高亦讓三
俊而把持門戶頗與相同當周延儒再起時光宸與杜
維附一手推定仗為己用而後漸激水火此所短也然
才非庸伍守又廉特去其禍心便成佳品揀于昌時起
豐儀即日馳往赴京舉為賢聖此畏門戶而不敢不入
遂至冒昧耳若令儀真十年請恭惠政儀人感之其為
給諫亦號敢言綱之林整豈曰憐才臣嘗嘆國家敗壞

言心持平

皆由在廷臣子全不務做寧事東林浙黨勝負相爭高者以有用之精神供無益之口舌。早者以立黨排陷之威為納賄招搖之藉。東林中君子多而小人亦不少。但東林小人皆借君子名以欺人。而人畏浙黨中小人多。而君子亦不少。但浙黨君子東林亦必指為小人而傾害之一勝一負相攻不下。惟望皇上明斷于上。諸大臣虛懷于下。略其所短。取其所長。則所裨非淺鮮矣。跪奏。得旨。均中。着育命。卽院申敘。

從原任御史戴家官駐廟講聯絡海上官民

京按陟以黜間又從逆出劉澤清等驟復後降北漢為

御史

癸丑逮原任湖廣巡撫王聚奎

以任事已壞兵餉俱無逮議亦緣為黃澍所糾復與澍
訐故也

係國公朱國翔等言兩浙財賦重地不宜建藩命札部覆

議

國翔等自負定策忘殆王近處肘腋故也

甲寅起原任河南右布政楊邦翰太僕寺卿

郭翰老以居里突升吏科部張希夏曾面詰吏部尚書

張提、不能答也

戶科吳廷疏勘監司陳之仲夏時亨郭正中等下部處分
疏言之仲夏未遷充東道開磨却回方在逮問乃乘國
喪遽言得旨降用復列監司時亨以處分縣令營補夏
邑勸農知縣遂稱嘗題加副使通省勸農夏初聞國喪
南逃又營賄詔差入豫無何驟稱憲長偕題迎護疏升
江右方伯正中罷職州守偕危驢為名得起授東省監
司曰事條陳竟不至境皆司道不法之尤者又若輩既

黃國琦既濫學監軍宜今削秩國功許滿前非不效則
二罪俱坐既嚴飭以鼓向往吏屬禁以絕效尤庶朝廷
尚有紀綱而臣子猶知法守至于大會違問之曹應瑞
失地潛逃之樊師孔飾辯巧營濫入章奏均非政體疏
奏吏部覆之仲降級調用時亨以僉事國功正中削道
銜順典國琦俱奪職充為事官一時輿論翕然快之